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宋存標子建　參閱

何栢齋先生文集

議　　何瑭

戰船議　裁減戰船

查得本部嘉靖六年造完戰巡船八十四隻今年見造又一百四隻其工食該本部措給其物料會無者

該坐派蘇松等府徵解查得六年修完船隻物料先已招商應付今尚有四府未完今年物料各府通無解到照得咨內開稱已及年分損壞船又一百一十八隻該修造未及年分損壞船六十三隻不久挨及年分又該修造其物料俱坐派蘇松等府恐民力不堪呈乞議處到部照得南京內官監供應器皿及裝盛物料神宮監司苑局等衙門薑棚及薑牙竹簍等料本部供應器皿及修船物料例俱坐派蘇松等府約計銀十萬兩以上見今累催俱未完解固由官吏

遶慢亦由民貧。辦納不前其操江損壞戰廵船一百八十一隻若再坐派。深恐民力不堪。該司所慮。擬合議處查得永樂年間額設戰船止一百三十一隻宣德以後漸增至三百一十九隻至成化年間止存一百四十隻具載會典當時不聞悞事今乃增至四百隻比永樂年間三倍有餘宜量減其半庶得少寬修造不至連年坐派。以重困疲民或謂其有備無患操江船隻不可輕減臣等議得兵家之法雖稱有備無患尤當料敵度時。若強敵大盜出没於江湖之間必

用水戰決勝則戰船不得不多若強敵大盜或在北欲渡江而南或在南欲渡江而北則戰船止於巡邏把截自不須多蓋敵一登岸戰船即皆無用故也況今四方寧靜無強敵大盜之警其出沒江上者不過鹽徒小盜若設戰巡船二百隻加以府縣巡司等船固已足用其多餘戰巡等船實係無用縱有大盜卒起兵部馬快等船不下四五百隻亦可一時借用不為無備今乃以多餘無用之船而連年坐派以重困疲弊之民似為非計又查得新江口戰座巡哨等船

舊例五年一修十年一造先年損壞俱係操江官軍自備物料修理天順三年該南京內守備題會同外守備并本部議將座船二隻先儘舊料不敷之數會有關支會無買辦動支官錢給還戰船該用物料以五分爲率二分官爲出備三分原船官軍出備會議題准一向遵行至成化二十年該外守備奏要將損壞船隻止行南京工部修造本部備查題准事例具奏仍准照舊官二軍三至成化二十三年又該內外守備題巡軍比操軍辛苦巡船損壞要行南京工部

修造、工部覆題備行本部查照、果無別議、將該用物料查會關支買辦、仍委官一員、嚴督龍江提舉司官吏匠作、及南京中軍都督府差撥官軍、與同原船旗軍相兼、用工修造、本部既失於查照題准見行事例執奏、又失於查照原奏情節、乃將巡船並戰船通與修造、從此遂成故事、弘治十八年、又該本部奏准、將改造戰巡等船、會無物料、坐派直隸蘇松等府州縣辦解、沿襲至今、遂為定例、各船旗軍、因戰船損壞、俱本部修造、利害不切於彼、遂將戰船、視為官物、非止

不加愛惜。甚或牘行作踐。往往不及年分。先已損壞

捱及年分。則又移文本部修造。其弊已久。臣等議得

運糧官軍勞苦萬狀。運船損壞。尚與官停半。出銀修

造操江官軍。安逸已甚。戰舡損壞。反不出分文。止行

本部修造。已爲不平。又致生戰船速壞之弊。深爲未

便。乞勅該部會同兵部計議。如臣等所議。萬一可采。

將戰巡船量留二百隻應用。其餘俱送龍江提舉司

拆卸堆垜。候留用船隻損壞。即用修造。不敷料銀。或

查照題准舊例。以五分爲率。官二軍三。或比照運船

事例官軍停出戰船既減則修造自少操軍知愛惜其船則損壞必遲修造益少修造益少則物料本部可辦不必坐派各府以重困疲民事體似甚便益

織造議 織造絲料

照得諸司職掌內開凡織造供用袍服段疋及祭祀制帛須於內府置局織造其所用蠶絲紅花藍靛於所產去處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送庫支用是知織造制帛絲料會有在丙字庫支用係 祖宗正法嘉靖四年料造制帛一萬五千段本部失於查照將該

用絲料不作會有行、丙字庫支用、却作會無行、應天
府、舖戶買用、實係違法、參照舖戶何輔所告、情既可
憫、理亦甚直、既丙字庫中有堪用細絲、擬合將原擬
行應天府舖戶買絲一節、改正會有行、丙字庫支用、
已經行移神帛堂、遵依選用、及條送南京禮部擬行
會題去後、今准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高某等揭帖、
內稱神帛堂堂長稟稱丙字庫絲不堪織造、臣等參
看得丙字庫、內外官員吏典人等、職專收支、乃將稅
糧折收、串五細絲、濫收粗絲、以致不堪織造支用、若

非受賄徇私、亦係怠職悞事、查得大明律起解金銀
足色條下、凡收受諸色課程變賣物貨起解金銀、須
要足色、如成色不及分數、提調官吏人匠各笞四十、
着落均賠還官、所據該庫內外官員吏典人等、相應
比附前律、查提究問、但該庫中稱所收係堪用、又經
守備官選中、令神帛堂却稱其係不堪、叅以舖戶告
詞、中間恐有別情、乞勑該部計議、合無將該庫內外
官員人等、比附前律提問催徵、別有定奪、通行奏請
上裁、候有成 命、遵照施行、再照揭帖、又稱神帛堂

急缺織造絲料，要行從長議處，務詳主意，不過要照

舊行應天府舖戶買用，臣等議得買絲遣法損民，且

使折收絲終歸無用，公私兩病，深爲未便，本部既知

其弊，豈可復行，但本堂執稱該庫所收串五絲，俱不

堪用，若不急爲議處，往來駁難，不免悞事，乞勑該部

移文戶部，轉行南京戶部計議，合無將明年以後湖

州府解到串五絲，徑送本堂收用，仍行移丙字庫知

數，公私兩便，庶經久可行，又查得諸司職掌內開，蠶

絲出產，在浙江湖州府，每年該折收六萬斤，見今每

年折收串五絲荒絲、各止二萬兩、計各止一千二百五十斤、其神帛堂每年該用絲數累次行查、堅不准行、以此不知的數、據守備平日口稱每年織三千段、該用絲二千八百十二斤八兩、又查得內織染局所織誥勅絲料、亦該在丙字庫支用、每年織一千道、計該用絲若干斤、照得見今折收串五絲數少、支用不敷、不免又費議處、亦乞轉行南京戶部、計議再查、神帛堂如果每年織制帛三千段、則串五細絲、再加派二千七百五十斤、務勾兩衙門支用、此係舊制、不爲

多事再照丙字庫見有絲近年者已該三萬五千餘斤遠年者不知其數既各衙門供不支用供將化爲灰燼似亦可惜亦乞轉行南京戶部議處爲便

制帛一段長十八尺料串五絲十五兩每尺該絲八錢三分三釐强　誥命一品文職長一丈二尺料串五絲一斤十一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　二品長一丈料絲一斤六兩八錢六分二釐五毫　三品長八尺五寸料絲一斤四兩一錢八分七釐五毫　五品長六尺料絲一斤五錢一分二釐

勑命料絲十三兩六錢九分二釐五毫　誥武職料絲十三兩一錢三分八毫　此料數係織造原一數、今以制帛分兩丈尺計之、似乎至多、當時亦欲題准減省、後以遷官未奏云、

民財空虛之弊議　民財空虛

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因陜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凶荒、各該撫按官員累奏、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可想

見矣臣竊以爲在官之財不足固爲可慮然不若在民之財不足可慮之甚也蓋民財不足東餒死亡之憂迫之於中而剝削差科之患又迫之於外事勢窮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憂非小小利害也去歲凶荒頻

皇上聖明亟行蠲免大爲賑濟民心少安然而死者已衆萬一不幸頻歲凶荒不知民何以堪命是蓋不可不預爲之所也臣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宗室日蕃武職

日濫。冗食太多。冗費太廣。此四弊者。在官之財。所以空虛而不足也。而徵納逋欠之弊。則又在其外焉。官吏剝削。差科繁重。風俗奢僭。生齒蕃多。此四弊者。在民之財。所以空虛而不足也。在官之財。不足四弊。本部先已具題外。其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坐具

奏、

一曰官吏剝削、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　太

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

賍官吏甚者則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製爲大誥醒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受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以革乃於洪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爲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 聖祖寬恤之仁也柰何官吏不才不體 聖祖之心漸啓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

困窮盜賊蠭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
正德六年奏言先欲勑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
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已贓滿貫
以上俱籍沒貲產輕則為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
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
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
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材知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槩加
罪則誠為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
有難為難能之事況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

決似乎相對。且未嘗傷其性命、似未為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雖以籍沒似可矜憫耳、況夫官吏貪贓則剝削小民、小民困窮、則遺禍國家。情既可惡、關係尤重、此與其他不才悞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為姑息、不加重治、伏自
皇上即位以來、選用忠賢、禁止賄賂、輦轂之下、號稱清明、然府縣之間、貪風猶在、誅求剝削、至今未已、上司多事姑息、不行嚴治、甚者交通賄賂、縱容行私、民財日空、民生日困、其弊大端在此。此風不革而欲

望小民之安。國家之治。蓋斷乎無是理也。臣愚竊聞治久病者用毒藥。革久弊者用重典。宜先申明戒諭天下百官。令其守廉愛民。令下之後。敢有仍前貪賂害民者。凡犯枉法贓滿貫以上。俱籍没貲産。照例充軍。犯不枉法及侵盜贓至銀一百兩以上。及他物值銀一百兩以上者。亦籍没貲産。照常爲民。革職犯贓一體歸斷。若上司官承告官吏貪贓事情。不與受理。及雖與受理。而擬斷不如法者。即以不才黜退。有贓者亦從重論。每年終巡按御史及法司俱將問過贓

官起數造冊具奏以憑查考其奸頑妄捏賦私排陷（此法亦不可少不然）官吏者除問以誣告罪名仍遷徙化外（奸民有乘機生事者）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耻豈肯改行若籍没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民財不耗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庶可保之於無窮矣

二曰差科繁重傳稱時使薄斂爲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斂之以薄而不匱其財斯可矣仰惟國朝使民之法除里

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夫、祗候、弓兵、皂隷、門禁、厨斗之類、無所不役、固已多矣、但國初法令嚴明、編僉有數、故民力未至甚勞、近年以來則常役之外、雜泒夫役紛紛而出、如斫柴夫、擡柴夫、修河夫、修倉夫、運料夫、接遞夫、站夫、鋪夫、閘夫、淺夫之類、因事編僉、蓋有不可勝數者矣、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稅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但國初於公用物料、猶令稅糧折納、或

官錢收買故民財未至甚費近年以來則額徵之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廚料太常寺牲口南京則又有供用器皿物料戰巡船隻物料內府各衙門應用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矣以上夫役物料臣之所知者耳所不知者尚不止此例皆取辦於民上司惟務事行至於民力之堪與不堪民財之敷與不敷皆不暇計賢能守令縱有愛民之心迫於上令亦不能自行其志不才官員則又因以爲利加以吏典里胥賣放多

科、小民受害、所不忍言、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竊以爲前項維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力、使受一分之賜、宜行令各州縣、通將人丁查出、畧倣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役占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如緊急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

縣夫通融協濟大畧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願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及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則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有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應用係京師近地產有者則徑以各處解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通不許令民出辦其各項物料內有不係緊用者仍令各該衙門查出量為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可保之於無窮矣

三曰風俗奢僭、易稱節以制度、不傷才、不害民、又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葢用度奢侈、則民財必傷。上下不辨、則民志不定。休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即定有制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各治以罪、其居處僭上用者、至處死籍沒、立法之意、葢甚嚴矣、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僭甚少。中間奢僭犯禮者、不過二三豪家、　聖祖已嚴爲禁約如此、自國初至今百六十年、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臣。

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一宮室臺榭之費、至用銀數百兩、一衣服燕享之費、至用銀數十兩、車馬器用務極華靡、財有餘者以此相誇、財不足者亦相倣效。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閭巷貧民、習見奢僭、婚姻喪葬之儀、燕會賻贈之禮、畏懼親友譏笑、亦竭力營辦、甚至稱貸爲之。官府習於見聞、通無禁約、間有一二賢明之官、欲行禁約、議者多謂奢僭之人、自費其財、無害於治、反譏禁者不達人情、一齊衆楚、法豈能行。殊不知風俗奢僭、

不止耗民之財且可亂民之志蓋風俗既以奢僭相誇則官吏俸祿之所入小民農商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故官吏則務爲貪饕小民則務爲欺奪由是推之則奢僭一事實生衆弊蓋耗民財之根本也臣愚以爲風俗既壞非嚴爲禁治則弊不可革宜令禮部查照　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如婚姻喪塟禮物粧奩祭祀燕飲之類舊制未備者亦各定爲制度其僧道做喪追薦災禍祈禳之類或通行禁止或令比照祭祀制度而行制度既定通行天下刻榜禁約犯

者除問罪外，俱將其違法之物沒官。如飲食諸物，不可沒官者，則照依所費罰之，以十分爲率，俱以三分給告人充賞，七分備賑，及補助貧民糧差拖欠之用。再犯倍罰，三犯不分官民，俱遷徙化外。如該管官員承告官民奢僭事情，不與受理，及雖與受理，不照例罰治者，俱依制書有違問罪。通不管理者，即以不職罷黜。蓋出令在君，承君之令而致之民在臣。臣既不奉行君令，不職甚矣，罰黜何疑。或謂告人給賞，則起告訐之風。犯人罰沒，或爲貪官之地，皆非治體，難以

施行臣竊以為令貴必行禁貴必止令之不行禁之不止雖堯舜不能為治緣官民奢僣該管官員必須見知方可罰治若告人無賞則人皆謂奢僣者自費其財於我無損出名告舉徒結讐怨於我何益下人（有告率之條則民自畏而不敢僣法有不必盡行而行者）既不告舉上官何由見知欲令行而禁止難矣 聖祖於除奸革弊皆賞告人蓋為此也至於將違法之物沒官及物之不可沒官者照所數罰銀備賑或補貧民糧差拖欠則損有餘而補不足者無所不可若官吏侵欺自有正法柰何預為計慮遂將禁治奢僣

之良法格而不行哉臣又聞京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　皇上敦行節儉爲天下先嚴戒內外官員節用惜福不許過爲奢僭以壞風俗違者聽科道糾舉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耗民志不惑而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

均徭私議　　均徭

或問近日有司審編均徭以田土爲主其法如何曰

　祖宗之法具在諸司職掌戶部職掌田土項下云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豁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係

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歛務要編入黃册以憑徵收稅糧如有出賣其買者聽令增收其賣者即當過割不許洒派詭寄犯者律有常憲戶口項下云凡各處戶口每十年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册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遇有差役以憑點差賦役項下云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分軍民匠役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由是觀之則田戶

（此府例）（白法尚可據）

納秋糧戶口當差徭其不相混也明矣今乃照田土當差是豈　祖宗之法哉或曰人戶有上中下三等葢以其貧富不同也貧富難明田土多者必富少者必貧則照田土編差葢法外意也似無不可曰戶有上中下三等葢通較其田宅貲畜而定之非專指田土也若專指田土則施於農民可矣工商之家及放債居積者皆不及矣古人立法原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豈知治道者哉况差役以人丁為主以上中下三等較其貧富以為派差之重輕此法意也今

舍人丁而論田土蓋失其本矣或者曰田土不當起差　祖宗之法固然矣近聞外縣有以寄莊人戶不當差役申請於上者巡撫批稱種田而不當差有違於租庸調法令其照田認差然則計田當差雖非國法武古法乎曰此巡撫未考而誤批也唐法有田則有租即國朝田土納稅糧之意也有身則有庸即國朝戶丁當差役之意也有戶則有調即國朝農桑絲絹之意也種田而不納糧謂之有違於租庸調法則可也種田而不當差謂之有違於租庸調法則不可

也若田土既納稅糧又當差役是有田者不惟有租

而又有庸而有身者遂無所役矣不亦謬之甚乎曰

以田土當差唐法知不然也或者先王之法乎孟子

曰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有布縷之征粟米取於

田上即租法也力役取於人力即庸法也布縷取於

園宅即調法也由是而觀則計田土以當差役既非

吾鄉出布故

古法又非國法而有司有此行何也曰此周文襄作

文襄以布代米而今且並為民累蓋法久弊不

變米是在後人通變耳

俑之過也宣德年間周文襄巡撫南畿患民間起運

稅糧之不是也乃令稅糧正數之外多加耗米以足

之除辦納稅糧外有餘剩者謂之餘米復恐民以加耗之多怨也乃令凡民間戶丁之差役料物之科派皆取諸餘米此蓋朝四暮三之術也本傳謂小民雖多出耗米然耗米之外再無差科之擾深以為便東南多遵用其法後又自稅糧變為田畝故東南有田差糧差之說南士仕西北者漸推用其法故西北近年亦有田土當差之說或者曰文襄之法雖非國（文襄之法亦未可盡非）法既民以為便則用之似無不可何必拘於舊法乎曰是不然也夫差役出於戶丁士農工商之家除例

該優免外其餘戶丁蓋未有不當差者也今止令取於耗米則是士工商賈之差農獨代當之矣是豈均平之道哉況驛遞馬牛車船之役俱出於田土稅糧則農民已偏累矣柰何復以雜差再累之乎今論者皆知東南之民困於稅糧西北之民困於差役而不知東南所以困於稅糧者以差役亦出於稅糧之故西北所以困於差役者以既有丁差又有糧差之故或者曰審如此則寄莊人戶不當差役者皆幸免矣曰此有司不知守法之過也使有司知守　祖宗之

法。審定三等戶則之時。不論士農工商。凡田土貲本市宅牲畜多者。俱定作上等。派與重差。則寄莊人戶。雖買別州縣之田。而難逃本縣之差矣。何幸免之有。

然舍田土之外取貲之多寡又豈辨有

今惟不守祖宗之法。審編均徭。舍戶丁而計田土。故寄莊人戶。有躲差之弊。欲革其弊。盍求其本乎。或曰祖宗差役之法。今亦有行之者乎。曰北畿州縣。審編均徭。初止審三等九則戶門。並不派定差銀多寡數目。審定戶則。然後通算三等人戶。除役占優免外。該當差者共有若干丁。却算本州縣銀力差。該用

銀其計若干兩方令三等九則戶丁差等出銀期足供銀差力差之用而已此蓋遵祖宗之法而又通其變者也蓋祖宗之法止令照三等戶則點差但差少丁多用之不盡點差之時不及差者幸免見當差者偏累今乃令丁皆出銀差之重者則合應當則人丁無有不差者矣此蓋均徭之善法也河南舊例審編均徭雖未以田爲主亦未以丁爲主其人丁差銀增減從審官之意多寡無一定之法少有不至兩者多有三五兩者有十餘兩者甚有至四五十兩者

丁多之戶銀多亦不爲過單丁之戶銀多則一差用之不盡必須分爲數差是一丁而數差也豈照戶點差之法哉近聞巡撫吳公所定均徭則例每地一頃出銀四錢每人一丁上上戶出銀一兩二錢以次各照戶則出銀不等若該縣銀多差少則遞減銀少差多則遞增視舊法頗有定規但偏累農民未盡善耳必改北直隸之法上不失　祖宗之法下無偏累之弊乃爲盡善此葢識者所深望也或者曰今之富家或田連阡陌或貲累鉅萬較之小民豈止十倍若止

照三等戶則計丁當差、其丁多者出銀固多、其丁少者、出銀甚少、豈不爲幸免乎、曰古人爲國、藏富于民、葢民之富者、官府之緩急資焉、小民之貧困資焉、時歲之凶荒、兵戈之忽起資焉、葢所恃以立國者也、平時使之應上戶重差、法如是足矣、必不得已、則准北畿事例、上戶丁少者。量出門銀、亦可也、豈必盡取所有、使之僅與小民之貧者相若、然後爲快乎。

均糧私議　均糧

或問丈地均糧之法、田有上下、則糧有重輕、禹貢之

田分爲九等稅糧之輕重往往因之天下之田吾未能知河內之田上田歲收畝不下兩石多或至三四石下田歲收畝不及一石少或至三四斗大抵上田一畝之收抵下田五畝國初定糧失於分別一槩定作每畝糧八升五合後官府以下田人戶辦納不前也乃議令起運重糧多派於上田里分存留輕糧多派於下田里分蓋亦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意也近年上司患里書那移作弊乃令不分起運存留俱總定一價則上田下田無所分別雖曰可以絕里書之

弊而下用民戸不勝其害然坐派之法歲有變易民之害猶有時而解也若丈地均糧初時不審上田下田一槩均派糧額一定不可復變則下田之受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夫田地有上下則稅糧有重輕與犯罪有大小則受刑有重輕其理一也犯大罪者雖絞斬而不爲苛犯罪小者雖笞杖而不爲縱蓋各得其宜故也或者患吏書之舞文也乃一槩定爲徒流之刑以爲可以絶弊抑不思宜絞斬而得徒流者固爲幸矣宜笞杖而得徒流者不亦冤哉今不論田土

上下而一槩均之以糧何以異此徃嘗與巡撫徐公論之徐公深以爲然故令丈量田地分爲三等均糧之額初則通以中田爲準下田則少損之上田則少增之以下田所損之數爲上田所增之數葢亦所謂稱物平施之意也若他縣之田無甚上下猶可言也河內之田果不分上下一槩均糧此則名雖均糧而實則不均此利害之大者也聞巡撫公文謂除河路外擬謂河路非可耕之田故除之也而承行官吏不明其意乃令 河止除丹沁二河新開河道引水澆田

者不除其河身所占之田俱令民田在兩岸者包納或問其故則曰引水澆田人戶得利故不當除竊謂引水澆田之利衆人所同非獨兩岸有田之民也而令其包納稅糧歲無休時何理也路止除驛遞大路其餘通行古路俱不得除其稅糧亦令民田在路兩傍者包納竊謂民田在路兩傍者人畜往來踐蹂固已受害多矣古路衆人之所往來與驛遞大路無以異也乃復令其包納稅糧此何理也至于田內墳墓雖上司未有明文竊意丈地均糧亦不過丈實耕之

田、而均以實有之糧耳、墳墓非可耕之田。其不當徵粮。葢有不待言者矣。今乃令墳墓不除、有主者照地數均糧。無主者聽民納銀于官。平治爲田。照數均糧竊先王有掩骼埋胔之令、國朝有漏澤園之設、而平治他人墳墓爲田園者、律有明禁、此葢朝廷恩及死者之仁政也。而一切不顧。止曰吾將以均糧也。不知均糧之初意。果若是乎。此三者亦利害之大端也。或疑田之上下難定、曰此不難、某鄉之田上、某鄉之田下、縣民葢無不知者、今宜令丈地委官、於所丈之田

各區之下，明開水田旱田，及在於某地方，然後集合縣里老當堂會審，某處係水田，或上，或中，或下，某處係旱地，或上，或中，或下，各親筆填寫於下，而審既定，水田上等者，則通定作上地，中地則令與上地五分，中地五分，下等則令與上地三分，中地七分，旱地上等，則定與中地七分，下地三分，中等則定與中地五分，下地五分，下等則定與中地三分，下地七分，田之分數既定，則斟酌損益，均之以糧，自然人心可服，而事成矣，田之上下，若不官自審定，而委之里書，則弊

既多端人亦不服事豈可行也哉

碑

追封鄭定王碑銘　　藩王追封

嘉靖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宗室鄭王殿下遣審理副周廷蘭來諭璿曰予祖東垣端惠王乃予曾祖簡王之子伯祖僖王之弟伯考康王之叔父也弘治十六年薨逝蒙　朝廷賜謚祭葬訖正德二年康王薨逝無子予先考懿王以倫序當襲蒙　朝廷授以冊寶進封鄭王先考即具奏乞追封祖為鄭王該部以前

無事例寢其奏不報正德十年祖妣李氏薨逝蒙
朝廷欽賜祭葬亦止從郡王妃典禮先考懿王享國
十三年薨逝乃嘉靖七年予毋妃追念先王之志未
伸復援唐府事例奏乞追封　　祖爲鄭王欽蒙　聖
恩准進封鄭王改謚曰定祖妣亦進封鄭王妃各賜
以金冊已告廟謝恩外茲欲立碑墓前以彰　聖天
子之恩毋妃之孝以慰我祖考妣及先王在天之靈
幸爲予撰次始末勒碑示後塼拜受命竊惟人子之
孝莫大於尊親然或拘於分而不得或拘於時而不

得、故人子能全其尊親之孝者甚難。仰惟我　聖天子由宗藩入承大統、初議追尊　考興獻王為皇帝、以廷臣爭議不決、亦踰年而後定。其難也蓋如此。我東垣王追封鄭王恩典、先懿王奏請而未得、今母妃奏請乃始得之、是固孝心相繼所致、然非　聖天子在上、推已尊親之心、以逮臣下。亦安能致得之之易如此哉。然則　聖天子之恩。烏可忘也。立碑墓前、昭示後世、今王之志甚善、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慤人

姚埜元可 參閱

孫 奏疏

疏 孫懋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親裁決

臣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

去壅防奸 肅皇初政之年此疏為第一義

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

施行大哉 王言此誠子孫萬世 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 先朝內外奸人交通盤據蒙蔽王聰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捏改旨意肆為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偽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 祖宗之法莫大于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 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機又莫與儒臣接見經筵輟講積

有餘年淡月臨朝而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疏違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奸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奸黨橫行蓄患邊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捏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擅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尚賴皇天眷祐 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真

幸耳。茲者伏遇　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
藩、光陟　帝位、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今
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且國家安危之機。
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
之際、于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痛革　先朝弊政、洞
察小人奸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爲我　朝百六
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　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
矣蔑以加矣、但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
可憂、伏願　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

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卽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大論議矛盾者。則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先朝之爲者。卽有縱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思念內閣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

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尚若濶疎。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 祖訓。內閣創置列于大明會典臣愚欲乞 陛下仰遵 聖祖大訓。載稽我 太宗文皇帝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 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問雖 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

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敕令御前紀事給事
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
奏紀其數目送吏部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
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奸舉無所容而朝廷
之政將無一不出于正矣臣忝官諫諍遭際 聖明
一念朴忠粗先有見如此伏望 陛下修舉 祖宗
以大之業釐正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永示弘規
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奸邪之人明降
敕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 祖立

政之第一義也。伏惟　聖明留神。天下幸甚。臣于目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

大本急務竭愚衷以圖報稱疏　大本急務

臣伏念備員諫垣于茲有日。愚衷未竭夙夜寧忘。直
慮誤犯　天威。自罹罪愆。于國事無補。于　陛下聖
德有累也。夫既無補于事。而又有累　聖德。則臣妄
言之罪。反有重于不言之罪矣。以是因循將發復止。
然尸素自咎。徬徨益深。頃者伏聞車駕大祀南郊。尋
游海子。當時大小臣工罔不相顧失色。誠以南海子

者廷衰不啻數項倘鑾輿一日周游不及則 聖御何所安止大禮何由慶成于是相率具疏請還賴 陛下聞言即悟從諫如流即日車駕還宮慶成大樂神人胥慶中外騰懽雖古帝堯之稽衆舍己帝舜之明目達聰大禹之拜昌言成湯之從諫弗咈不是過也臣以是知 陛下有優容之量而臣負隱默之罪非一日矣于是且喜且懟披瀝肝膽謹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昧死為 陛下言之何謂大本

造語有味

一曰保聖躬臣聞之詩曰纘戎祖考王躬是保保者

謂保其身體。蓋太保之職也。然則二者之所以自保可知矣。若近者游幸射獵之事。有馳逐之勞有銜橜之虞。非所以保 聖躬也。況 陛下春秋鼎盛。儲位尚虛。正宜優游深居頤愛 聖體近關雎窈窕之逑廣螽斯子孫之福以上慰 九廟在天之靈。下答四海臣民之望也。且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況萬乘之重乎。伏望 陛下睿思精慮。凡游畋佚樂之習。無內無外。一切戒絕。自然 聖躬有養。和氣召祥。 皇嗣由是誕育。 宗廟生靈永有賴矣。

二曰早視朝。臣聞之禮曰朝辨色始。人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釋者曰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自古帝王迨我　祖宗之御天下。莫不皆然。今　陛下一月視朝不過再三。退朝之餘日已昏晚。則何以通上下之情。決可否之計哉。且四夷朝貢而至者觀望依繫。畏忽所關也。伏望　陛下乾剛夬決勵精圖理。日出而視朝。朝罷而聽政。則所謂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內而中國奠安。外而四夷畏服矣。

三曰御經筵。臣聞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釋者曰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我國家開設經筵之意端在是也。今 陛下每遇講期。輒聞報罷。講讀之官。徒為具員則何以資多聞之益。正稽古之學哉然自古盛德之主。未有不以講學親賢為務者也。伏望 陛下日講月講。務循常期。因以延見群臣。切劘治道。則所聞皆正言。所接皆正人。學有緝熙于光明。 聖德日新又新矣。夫此三者皆不出乎 陛下之一身一心。而天下之安危

治忽繫焉。故曰大本。 何謂急務

一曰任老成。夫自古守成之君。必倚老成之臣。以爲輔佐。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欲用老成人而不可得者。顧今有之而可以不用邪。臣切見大學士謝遷都御史林俊尚書韓文孫交皆嘗歷事 先朝或與受顧命。或歇歷中外。誠一代之元老宿望也。今雖久去朝廷。乃心罔不在王室。況天下之人。想望丰采。翹首跂足。以冀其復用。如蒙乞敕各該有司或遣行人等官以禮聘召。督促赴闕。置之股肱喉舌之任

必有興治致化之功。稗益　聖政。聿隆太平所謂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平和之福者是也。

二曰廣言路。夫治道之隆替。係言路之通塞。故曰興王賞諫臣未有忠諫不用而能善治者也。臣切見給事中如王元凱張原明御史如周廣高公韶主事如戴冠黃體行韓邦靖李中編修如王思之數臣者素負忠義。兼有才識。往者皆以言事罷謫。或自請謝未蒙收錄。非所以作忠諫之氣。開敢言之路也。如蒙乞敕吏部通查前此言事謫去之臣。有如前數臣者。一

體起取赴部。復其言官。或別加擢任。則忠良效用。諫言日聞。所以通治道而求諫者。不越此矣。

三曰重本兵。夫兵部者本兵之寄。即近古樞密院之任。考之有宋韓琦范仲淹皆一時名臣也。先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畧使。後乃並授樞密副使。當時議者謂宜一處乎內。一處乎外。蓋以二人久在軍中。備詳本末。內外迭處。足應機宜。方今邊境多事。本兵之寄不可不重其選也。乃若宣府之警提督大任至委之於侍郎丁鳳。非以在其位而不得不任之耶。蓋平日輕

授之過也。其後卒任彭澤。近者甘肅事情緊急。朝廷簡任亦推彭澤一人耳。夫以澤之忠義智勇所向有功。用之誠當矣。不知用以繼彭澤者果誰歟。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宅謂在位者。俊謂預養以待用。然則今日欲預選以待之者。無他。惟于各邊巡撫重臣。皆精擇其人而任之。必久。俟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授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亦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遺忝矣。如蒙乞下廷議。令後會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

人。以爲他日本兵之地。而共本兵之寄。必于邊　者
是授。此則重本兵之道也。
四曰嚴邊防。夫邊兵之設。所以防禦虜寇。詩曰豈不
日戒玁狁孔棘是也。今朝廷以留邊兵演習禁中。坐
食京師。示虛關塞。近者宣府之警。虜衆數萬。而守禦
者不滿萬人。長驅深入。無足怪也。及照各關守臣類
皆役占士卒。或收納月錢。以致關門無結草之禦。堡
砦鮮誰何之人。如蒙乞將原留邊兵遣還本鎮。以時
操備。仍救各邊撫按官員清查役占等弊。嚴加禁革。

廉行伍整肅而邊防益嚴矣

五曰理財用。夫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財用不足。國之大患。今日所憂不在此耶。師旅一興。則餽餉告急矣。往往大司徒有開例入監之請。然亦大不得已而出策之下者也。盖亦反其本耶。昔人謂冗不去不可爲國。今日之冗臣不能以悉數。姑以耳目之所及者言之。若南京各省府不急之織造。錦衣衛冒功帶俸無限之濫員。兩京各監局買閑之工匠。凡以靡天下之財耗。太倉之粟者。覩　祖宗之時不知凡幾

倖矣。如之何而能使財用之不竭邪。如蒙乞敕戶工二部檢尋 祖宗以來并近年會計經費簿籍逐一比附見今支費有如前項浮冗盡行奏革或量爲裁省庶粟多財餘國用不乏矣。夫此五者皆有關于今日之大政不可以爲緩而忽之者也。故曰急務。雖然臣以是數言冒干 天聽非以苟且塞責也。實區區忠愛之心將以圖報稱于萬一也。倘蒙 陛下留神採納而見之施行有如近者開納在廷諸臣之所言則臣幸甚。天下萬世幸甚。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

急除奸惡以安宗社以謝天下人心疏

伉直忠憤之至武宗朝諫官未見其比

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爲所禍者蓋其始也媚君以徼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後已載諸史冊可具考也切照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資兼懷憸邪之念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　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近年間　陛下聖德爲彬所累者多矣況復怙寵恃恩愈肆無忌乃于去年又導　陛下幸南海子再幸功德寺又再幸昌平等處地以漸

久。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臣卽欲
指名論奏猶恐傳言未真。且猶冀彬改心易慮。自為
善後之圖。誠不意彬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欲
挾 陛下自庇。故又導 聖駕出居庸關。又無大臣
一人保護。置 陛下孑然獨處于沙漠。苦寒之地者。
殆將半載。險哉。彬之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
其于前代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至于我朝
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 聖駕既
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賊。深入應州等處。與

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往轍哉。然昔王振之挾　英廟。猶以胡虜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　陛下。不知何所爲哉。是振以禦寇。彬以誘寇。彬之罪。又浮于振也。且聖駕在外數月。萬幾叢委。兩宮違養。廟享不親。四方災異迭見。遠近盜賊蜂起。中外臣民疑懼。向非皇天眷命之有歸。朝廷法度之具在。　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不獨　陛下之罪人。實　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爲　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

議者皆曰容一朱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爲巧言以爲行止皆出 陛下欺罔 聖聽夫 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于茲何前此未聞他事自彬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耶在 陛下左右之臣亦多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爲之先導耶正使實如彬言又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之以爲赤心事 陛下自臣觀之實未免包藏禍心爾彬之罪固有不可得而逃矣 陛下于此宜亦不欲復庇之矣臣叨荷國恩養育成材備員言官當此

權奸稔惡之秋。正委身圖報之日。如緘口自默，徒切浩歎，禍亂已成，噬臍何及，臣之罪則又浮于彬矣。故不得不極力痛切，爲 陛下言之。且嘗伏讀 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大哉皇言，所以爲萬世聖子神孫告者明切矣。伏乞 陛下仰承祖訓，俯納芻言。急敕錦衣衛將朱彬拏送法司按鞫其罪，從重處治，以雪神人之憤，以爲奸惡之戒，仍乞陛下自今伊始，端居九重。親理萬幾。無事輕出，以重

過舉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方簡肅公奏疏

疏序　　方良永

劾朱寧疏　　糾劾近侍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臣方良永謹奏為還民財以消民怨事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以一外吏能進此讜言朝臣見之誰不含愧）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于强聒而一身之患害輕于萬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　陛下亦知民者邦之本財

者民之心乎，又知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乎。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之財尤當愛以惜也。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若曰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有親臣可倚任也，我罔敢知，固有知之者矣。臣則以爲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有親臣而不肯爲用，雖謂之無臣可也。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與國同休戚者誰耶，臣以爲莫如朱寀，寀也出自賤氓，其爲民養。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當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爲寀

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之一乃忍攫取陛下之民財戕賊　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罪無是理也無而有之其愚耶病狂耶不然欺也陛下俯聽臣言即甚愛寧必大怒也臣于正德九年十月初十日到任即聞朱寧齎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司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何如臣茫無以對細詢之先是分發十一府每（鈔之不行久矣以此易銀是白取民間財物也）鈔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寧怪其太輕故欲增至四兩次日復語如初臣堅持不可璟離席立誓曰我受

朝廷厚恩朝廷為我立感惠祠我豈不知此事貽害（以內臣而損寧如此推埶所在無常輕重也）
朝廷百姓哉顧勢不得不為耳我即不為他人必為。
百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淚俱下邑不
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討鈔一萬一
千九百九十六塊該銀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八兩臣
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
能捄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追此尸素縱聞新有禁
例勢豪嚼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
棲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

徵解急于星火、或緣為奸、倍而又倍。椎膚剝髓、民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于監司、監司欲言而未果。發民亦吞聲而不敢言、輸解之吏絡繹于途矣。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慼然不安、乃出巽辭、謂（如此所謂）寧堂好人、初不知齎鈔之難如許、苟豫知之、必不為（亦非休式）也、今業已為之、可以已完二萬四千所截解、少慰其意、前頭太監既為之斂、我不得不為之解。二臣所稱寧堂、指朱寧也。其勢焰之薰灼可知矣。臣反覆思之、方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饋餉或不

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大司徒不能為　陛下晝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逋稅。亦總功之察也。然豈得已哉、冗食不可去而奇禍隨之矣、臣故曰　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此猶可諉也。劉璟王堂皆　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譽。宜其知此無名橫斂。于談笑間直易易耳。而二臣者徒能涕泣蹙頞、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為、一則曰不得不然、是亦豈得已哉、橫

斂不可却而隱禍中之矣。事勢若此。苟猶隱忍不爲
陛下言。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
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瘵。根柢蹶拔。陛下其能
晏然于上乎。是孰爲孰使之哉。陛下之義子亦
陛下之親臣也。陛下反恩及此。能不寒心。臣獨怪
朱寧之忍于負陛下也。今人有一飯之恩必報。
陛下之待朱寧。豈一飯比哉。不圖報爾亦已矣。反取
陛下之邦本而動搖之。畧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
卽以義于責之
故跡其所爲。在子爲不孝。在臣爲不忠。在法則必誅

而無赦者也。臣所謂 陛下有親臣而不為用者非耶。然臣惟朱寧席寵以來。 陛下之錫予無算。四方之饋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忍為負恩之賊犯此必誅之刑。意必真愚而為人所

又關一路使寧得有

所諉卸以結鬻鈔之局也

使。未可知也。伏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奮獨斷之勇。廷詰朱寧以鬻鈔害民之故。如果愚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削奪官爵。薄示懲戒。根究主使之人。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于欺罔也。是不有 陛下也。 陛下又何取而

必欲予之乎、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昭示天下、為臣子悖逆之戒可也、斯二者惟　陛下明察而果行之、仍乞急敕都察院、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鈔價盡給還民、未斂之數隨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多科侵尅之弊、悉寘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　陛下誠如是、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遑恤也、　陛下如以臣言為不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將必蚕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于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于

是時也悔之晚矣

贈郡丞林以賢之官安慶序　　安慶城守

林石渠子以賢初授郡丞也得江西之瑞有治績績又最于治盜未幾以憂去服闋改丞安慶安慶于古爲皖爲舒猶荒服于今爲畿內則大郡也以界以賢俾佐守以理人與地無兼得耶以賢取道歸掃松楸既來別予請所以爲安慶予應之曰逆璫擅命漁獵郡邑貪黠吏盜府庫以媚之不足又因以漁獵其民網罟所施鷹犬所至富商鉅室無遺者璫悅而已之

變亦溢則洋洋為坐待徙秩誰復為世道計加以兵荒存至官廪無終歲之備數年來銖蓄寸累不能復其舊之什一財之匱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為政者急所先不此之務而簿領之役役即使精明炫赫亦無裨于緩急況本之不端則所謂銖蓄寸累者入私室耳為身謀耳民且不信民之不信以在民上吾未見其能丞也以賢避席曰祿也不敏向嘗領是以治瑞而瑞治安慶當江海之衝非瑞比去留都不能千里

其後寧藩之兵困于安慶則此郡信為重地

固襟喉也萬一盜起倉卒南北受敵勢必輸恐未可

以瑞治。治願有加也。曰地有僻要。治有難易。治之道一也。兵不足募可足。士不勇信賞可勇。是果可以戶吾文告爲哉。抑非獨藏富于官。安慶緒之軍圍睢陽也。使城中皆有儲積必不至以茶紙鼠雀代食愛妾可生城可恃以無恐然覩巡遠之捐所愛如所憎而民亦信之弗去。是豈瑣尾者能辦哉。城守具備爲河北二十四郡之光。顧平原可法也。夫以子之才、當子之年、又值此晏然無事之時、其必有無已。安慶自有故事亦存乎其人耳以賢再拜而去、

是時江西事繳布諸郡何言之深長也

終